吳郡志/卷1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十三 ◄

吳郡志
卷十四

► 卷十五

園亭

晉辟強〔疆〕園，自西晉以來傳之。池館林泉之勝，號吳中第一。辟強〔疆〕，姓顧氏。晉唐人題詠甚多。陸羽詩云：“辟強〔疆〕舊林園，怪石紛相向。”陸龜蒙云：“吳之辟強〔疆〕園，在昔勝概敵。”皮日休云：“更葺園中景，應為顧辟強〔疆〕。”本朝張伯玉云：“於公門館辟強〔疆〕園，放蕩襟懷水石間。”今莫知遺跡所在。考龜蒙之詩，則在唐為任晦園亭，今任園亦不可考矣。

唐褚家林亭，《松陵集倡和》云，在震澤之西。皮日休詩云：“茂苑樓台低襤外，太湖魚鳥徹池中。”當在松江之傍也。今吳中褚姓尚多，亦有登進士科者。

任晦園池，晦嚞為涇縣尉，歸吳作圃，為時所稱。皮日休云：“有深林曲沼，危亭幽〔砌〕物。”陸龜蒙詩云：“吳之辟強〔疆〕園，在昔勝概敵。不知佳景在，盡付任君宅。”蓋任晦得顧辟強〔疆〕舊園以為宅也。【皮日休《任晦園亭》：任君恣高放，斯道能寡閣。一宅閑林泉，終身遠囂雜。嚞聞佐浩穰，散性多儓●〈亻沓〉。［上王盍反，下音沓、不著事貌。］爾解其綬，遺之如棄鞮。歸來鄉黨內，卻與親朋洽。開溪未讓丁，列第方稱甲。人門約百步，古木聲霎霎。廣檻小山欹，斜廊怪石夾。白蓮倚瀾〔欄〕楯，翠鳥緣簾押。地勢似五瀉，岩形若三峽。猿眠但膃肭，鳧食時睫唼。撥荇下文竿，結藤縈桂楫。門留醫樹客，壁倚栽花鍤。度歲止褐衣，經旬唯白嶺。多君方閉戶，顧我能倒屣。請題在茅棟，留坐於石榻。魂從清景逼，衣任煙霞裛。階墀龜任上，枕席鷗方狎。

沼似頗黎鏡，當中見魚眙。杯杓悉杉瘤，盤筵盡荷葉。閑斟不置罰，閑弈無爭劫。閑日不整冠，閑風無用筆。以斯為思慮，吾道寧疲莆。衰衣競縫維糸粲（璀璨），鼓吹爭鞳鞜〔鞜〕。欲者解擠排，詬者能詁攝。權豪暫翻覆，刑禍相填壓。此時一圭實，不肯饒閻闔。有第可棲息，有書可漁獵。吾欲與任君，終身以靳愜。　陸龜蒙：吳之辟疆園，在昔勝概敵。前聞富修竹，後說紛怪石。風煙慘無主，載祀將六百。草色與行人，誰能問遺跡。不知清景在，盡付任君宅。卻是五湖光，偷來傍簷際。出門向城路，車馬聲輜鑾。入門望亭隈，水木氣岑寂。攀牆繞曲岸，勢似行無極。十步一危梁，乍疑當絕壁。池容淡而古，樹意蒼然僻。魚驚尾半紅，烏下衣全碧。斜來島嶼隱，恍若瀟湘隔。雨靜掛殘絲，煙消有餘脈。竭來佳公子，擺落名利役。雖得祿代耕，頗愛巾隨策。秋籠支遁鶴，夜榻戴顒客。說史足為師，譚憚差作伯。君多鹿門思，列此情便適。偶蔭桂堪帷，縱吟苔可席。顧餘真任涎，雅遂中心獲。但喜醉還醒，豈知玄尚白。甘閑在雞口，不貴封龍額。即此自怡神，何勞謝公屐。】

滄浪亭，在郡學之南。積水彌數十畝，傍有小山，尚下曲折，與水相縈帶。《石林詩話》以為錢氏時，廣陵王元子池館。或云其近戚中吳軍節度使孫承祐所作。既積土為山，因以瀦水。慶曆間，蘇舜欽子美得之，傍水作亭日“滄浪”。歐陽文忠公詩云：“清風明月本無價，可惜隻賣四萬錢。”滄浪之名始著。子美死，屢易主，後為章申公家所有。廣其故地為大閣，又為堂山上。亭北跨水，有名洞山者，章氏並得之。既除地，發其下，皆嵌空大石。人以為廣陵王時所藏，益以增累其隙。兩山相對，遂為一時雄觀。建炎狄難，歸韓薪王家。【蘇舜欽《滄浪亭記》：予以罪廢，無所歸。扁舟南遊，旅於吳中。始僦舍以處，時盛夏丞燠，土居皆褊狹，不能出氣。思得高爽虛辟之地，以舒所懷，不可得也。一日，過郡學東，顧草樹鬱然，崇阜廣水，不類乎城中。並水得微徑，於雜花修竹之間。東趨數百步，有棄地，縱廣函五六十尋。三向皆水也。杠之南，其地益闊。旁無民居，左右皆林木相虧蔽。訪諸舊老，云：錢氏有國，近戚孫承祐之池館也。坳隆勝蟄〔慨〕遺意尚存。予愛而徘徊，遂以錢四萬得之。構亭北磚，號“滄浪”焉。前竹後水，水之陽，又竹無窮極。澄川翠幹，光影會閣於戶軒之間，尤與風月為相宜。予時榜小舟，幅巾以往。至則灑然忘歸，觴而浩歌，踞而仰笑，野老不至，魚鳥共樂。形骸既適，則神不煩。觀聽無邪，則道以明。返思向之汩汩榮辱之場，日與錙銖利害相磨戛，隔此真趣，不亦鄙哉！噫，人固動物，情橫於內而性伏，必外寓於物而後遣。寓久則溺，以為當然。非勝是而易之，則悲而不開。唯仕宦溺人為至深，古之才哲君子，有一失而至於死者，多矣。是未知所以自勝之道。予既廢而獲斯境，安於衝曠，不與眾驅。因之復能兌乎內外失得之源，沃然有得。笑閔萬古，尚未能忘其所寓。自用是〔記〕以為勝焉。　舜欽《滄浪詩》徑抱幽山，居然城市間。高軒面曲水，修竹慰愁顏。跡與豺狼遠，

心隨魚烏閑。吾甘老此境，無暇事機關。　《滄浪觀魚》：瑟瑟清波見戲鱗，浮沈追逐巧相親，我嗟不及群魚樂，虛作人間半世人。　《滄浪靜吟》：獨遠虛亭步石證。靜中情味世無雙。山蟬帶響穿疏戶，野蔓盤青入破窗。二子逢時猶死餓。三閭遭逐便沈江。我今飽食高眠外，唯恨澄醪不滿缸。　《滄浪懷友》：滄浪獨步亦無驚，聊上危台四望中。秋色人林紆黯淡，日光穿竹翠玲瓏。酒徒漂落風前燕，詩社凋零霜後桐。君又蹔來還徑往，醉吟誰復伴衰翁。　《獨步》：花枝低欹草色齊，不可騎入步時〔自〕宜。時時攜酒隻獨往，醉倒唯有齊風知。　又《初晴遊》：雨夜連明春水生，矯雲濃澹弄微晴。簾虛日薄花竹靜，時有乳鳩相對鳴。　歐陽修：於美寄我滄浪吟，邀我共賦滄浪篇。滄浪有景不可到，使我東望心悠然。荒灣野水氣象古，高林翠阜相問環。新篁拙筍添夏景，老枿亂發爭春妍。水禽閑暇事高格，山烏日夕相啾喧。不知此地幾興廢。仰視喬木皆蒼煙。堪嗟人煙到不遠，雖有來路曾無緣。窮奇極怪誰似子，搜索幽隱探神仙。初尋一徑人蒙密，豁兌異境無窮逞。風高月白最宜夜，一片瑩淨鋪瓊田。清光不辨水與月，但見空碧涵橢漣。清風明月本無價，可惜隻賣四萬錢。又疑此境天乞與，壯士憔悴天應憐。鴟夷古亦有獨往，江湖波濤渺翻天。崎嶇世路欲脫去，反以身試蛟龍淵。豈如扁舟任飄兀，紅蕖綠浪搖醉眠。丈夫身在豈長棄，新詩美酒聊窮年。雖然不許俗客到，莫惜佳句人間傳。　胡宿：竄逐本無罪，羈窮向此忘。野煙含悵望，落日滿滄浪。亂草荒來綠，幽蘭死亦香。楚魂招不得，秋色似瀟湘。　胡埕：昔聞滄浪亭。未濯滄浪水。無賢眇遺跡，壯觀一何侈。飛橋跨木末，巨浸折胡壘。糟床行萬甕，繚牆周數裏。廢興固在天，庶用觀物理。緬懷嘉祐世，周道平如砥。相君賢相君，子美東南美。如何一網盡，禍豈在故紙。青蠅變白黑，作俑茲焉始。所存醉翁文，垂耀信百世。無忘角弓詠，茄樹猶仰止。同來二三子，感歎鹹坐起。縹瓷酹新汲，毀譽均一洗。忽逢醒〔酲〕狂翁，一別垂二紀。雋哉老益壯，論事方切齒。我欲裂絳幔，推著明光裏。安得上天風，吹落君王耳。

梅堯臣《寄題滄浪亭》：聞買滄浪水，遂作滄浪人。置亭滄浪上，日與滄浪親。宜曰滄浪叟，老向滄浪濱。滄浪何處是？洞庭相與鄰。竹樹種已合，魚蟹時可緡。春羹芼白菰，夏鼎烹紫蓴。黃柑摘霜晚，香稻炊玉新。行吟招隱詩，懶戴醉中巾。憂患兩都忘，還往誰與頻。昨得滁陽書，語彼事頗真。曩子初去國，我勉勿迷津。四方不可之，中上百物淳。今子居所樂。豈不遠埃塵。被發異太伯，結客非春申。莫與吳俗尚，吳俗多文身。蛟龍刺兩股，未變此遺民。讀書本為道，不計賤與貧。當須化間裏，庶使禮義臻。

劉敬《觀滄浪亭石感而有作》：蘇君在朝人不知，蘇君既沒人悲之。流風遺書見稱道，高文大句爭提撕。壁間草隸亦不置，剝苔堆立〔土〕無棄遺。乃知死不與人共利害，而後不為時所疑。滄浪亭空卉木老，古石蒼蒼顏色好。無陘猶能千里來，致身忽在都門道。帝都王侯好事多，相看白悔取不早。君不見，吳興長史春欄衫，閉門抱恨長枯槁。】

南園，吳越廣陵王元瓘之舊圃也。老木皆閣抱，流水奇石，參錯其間。王禹偁為長洲令，常攜客醉飲焉。有詩曰：“ 天子優賢是有唐，鏡湖恩賜賀知章。他年我若功成後，乞與南園作醉鄉。 ”大觀末，蔡京罷相，欲東還，詔以園賜之。京有詩云：“ 八年帷幄競何為？更賜南園寵退歸。堪笑當時王學士，功名未有便吟詩。 ”禹傅詩石尚存。《續經》云：舊有三閣、八亭、二台、龜首、旋螺之類，歲久摧圮。（至元豐中），猶有流杯、四照、百花、樂堂、惹雲、風月等處。每春，縱士女遊觀。兵火之後，皆不複有。今園屬張循王家。【羅隱《南園》：搏擊路終迷，南山且灌畦。敢言逃俗態，自是托幽棲。葉長春菰闊，科圓早薤齊。雨沾虛檻冷，雲壓遠山低。竹好還成徑，桃天亦有蹊。小窗飛野馬，閑甕善醯雞。水石心逾遠〔合〕。霄〔雲〕霄分已睽。病憐王猛畚，愚笑隗囂泥。澤國潮平岸，江村柳覆堤。到頭乘興是，誰於好持攜。　蘇舜欽：西施台下見名園，百草幹花特地繁。欲問吳王當日事，後來桃李若為言。　梅摯：長洲茂苑足珍材，剩買前山活翠栽。客土不疏承帝力，幾多臣節共安來。　長洲茂苑占幽奇，岩謝珍台人翠微。園李露濃三色秀，徑桃煙暖一香飛。月臨夕樹烏頻繞，風揭珠簾燕未歸。弭蓋暫歡成結戀，斜陽憑檻獨依依。　胡宿《（與）周元明遊南園》：一遍芳菲欲滿林，回塘過雨曉來深。紅妝珠佩交花影，白馬春衫度柳陰。向老追攀多強意，隨時風物但驚心。眼前百事輸年少，猶解因君放浪吟。　周元明：熳爛花時錦繡張，無端下馬係垂楊。山亭水閣笙歌地，合與行人作醉鄉。　程俱：王子池台跡已荒，年來華［犯禦名］〔構〕壓高岡。長林不礙幹山月，老幹猶含九夏霜。便覺乎泉冠東洛，還依綠水記南塘。蝸廬卻喜通幽徑，岸幘時來一嘯長。】

東莊【《九國誌》謂之東墅】與南園，皆廣陵王元璙帥吳時，其子文奉為衙內指揮使時所創營之。三十年間，極園池之賞。奇卉異木及其身，見皆成閣抱。又累土為山，亦成巖谷。晚年經度不已，每燕集其間，任客所適。文奉跨白騾，披鶴氅，緩步花徑，或泛舟池中。容與往來，聞客笑語，就之而飲。蓋好事如此。【《九國誌》、《吳越備史》。】

鱸鄉亭，在吳江。始陳文惠公堯佐《題松陵》詩，有“ 秋風斜日鱸魚鄉 ”之句。屯田郎中林肇為令，乃作亭江上，以鱸鄉名之。陳瓘瑩中主縣簿，嘗賦詩。【陳瓘《鱸鄉亭》：中郎台榭據江鄉，雅稱詩翁賦卒章。蓴菜鱸魚好時節，秋風斜日舊煙光。一杯有味功名小，萬事無心歲月長。安得便拋塵網去，釣舟閑倚畫欄傍。】

如歸亭，在吳江，張先子野撤而新之。蔡襄君謨《題壁》云：蘇州吳江之瀕，有亭曰如歸者，隘壞不可居。康定元年，知縣事秘書丞張先始為大之云。

七檜堂，在天慶觀之東。葉參少卿嚞守吳，既謝事，因居焉，作此堂以佚老。見其子清臣至大官。餘見《人物》條。【范仲淹詩：退也天之道，東南事了人。風波拋舊路，花月伴閑身。湖外扁舟遠，門中駟馬新。心從今日泰，家似昔時貧。見子登西掖，攜孫遇北鄰。白雲高閣曙，綠水後池春。樽酒呼前輩，爐香扣上真。只應陰德在，八十富精神。】

小隱堂、秀野亭，在城北。蔣堂嚞有《過葉道卿侍讀小園》詩云：“秀野亭連小隱堂，紅蕖綠筱媚滄浪。卞山居士【道卿自號也】無歸意，卻借吳儂作醉鄉。”【蘇人多遊飲於此園。】

隱圃，在靈芝坊，樞密直學士蔣堂之居。堂兩守吳，謝事，因家焉。自號遂翁。圃中有岩扃、水月庵、煙蘿亭、風篁亭、香嚴峰、古井、貪山等。堂嚞白賦《隱圃十二詠》。結庵池上，名水月宅。南小溪上結宇十餘柱，名溪館。又築南湖台於水中，皆有詩。【《隱圃》：雅得菟裘地，清隱者心。綠葵才有甲，青桂漸成陰。獨曳山屐往，無勞俗駕尋。湛然常寂處，水月一庵深。　《溪館》：年來納組去，林下得身還。泚泚清流處，童童碧樹間。淵魚樂且靜，庭鶴壽而閑。粗有淮安趣，誰同賦小山。　野意本自遂，茲溪稱獨醒。雲蘿環靜室，水石照疏櫺。殺竹編書古，紉蘭作佩馨。王通昔不偶，時亦坐汾亭。　《南湖台》：危台竹樹間，湖水伴深閑。清淺采香徑，方圓明月灣。放魚隨物性，載石作家山。自喜歸休早，全勝賀老還。［賀老歸鑒湖，已八十六矣。］　嶢榭水中央，茲為隱遁鄉。小園香寂寂，一派曉泱泱。煙草碧彌岸，霜桃紅壓牆。［新植桃一百本。］鴟夷儻居此，必未〔未必〕入滄浪。　水次揭危亭，煙堤四面平。栽蔗延宿鷺，種柳待啼鶯。雪霽清流漲，風來夜〔野〕艇橫。輕微莫臨暨〔顧〕，吾老懶逢迎。】

中隱堂，在大酒巷。都官員外郎分司南京龔宗元所居。取樂天詩：“大隱住朝市，小隱入丘樊。不如作中隱，隱在留司間。”乃作中隱堂。與屯田員外郎程適、太子中允陳之奇遊從，極文酒之樂。皆耆德碩儒掛冠而歸者。吳人謂之三老。

樂圃，朱長文伯原所居。在雍熙寺之西，號樂圃坊。圃中有高岡清池，喬松壽檜。此地錢氏時號金穀，朱父光祿始得之，伯原營以為圃。名德所寓，邦人珍之，因號其巷曰樂圃坊。朱自有記。【《樂圃記》：大丈夫用於世，則堯吾君，虞吾民，其膏澤流乎天下。及乎後裔，與夔、契並其名，與周、召偶其功。苟不用於世，則或漁、或築、或農、或圃。勞乃形，逸乃心，友沮、溺，肩綺、季，追嚴、鄭，躡陶、白。窮通雖殊，其樂一

也。故不以軒冕肆其欲，不以山林喪其節。孔子曰：樂天知命故不憂。又稱：顏子在陋巷，不改其樂，可謂至德也已。余嘗以樂名圃，其謂是乎。始錢氏時，廣陵王元璙者。實守姑蘇。好治林圃，其諸（子）徇其所好，各因隙地而營之，為台、為沼。今城中遺址頗有存者，吾圃亦其一也。錢氏去國，圃為民居，更數姓矣。慶曆中，余家祖母吳夫人，始構得之。無大父與叔父，或遊焉，或畢焉。每良辰美景，則奉板與以觀於此。厥後稍廣西壩，以益其地，凡廣輪逾三十畝。予嘗請營之，以為先大父歸老之地。熙寧之末，新築外垣，盡覆之瓦。方將結宇，而親年不待。既孤而歸，於是遂卜居焉。月葺歲增，今更數載。雖敝屋無華，荒庭不斁。而景趣質野，若在巖谷，此可尚也。圃中有堂三楹，堂家〔旁〕有廡，所以宅親黨也。堂之南，又為堂三楹，命之曰邃經，所以講論六藝也。邃經之東，又有米廩，所以容歲儲也。有鶴室，所以畜鶴也。有蒙齋，所以教童蒙也。邃經之西北隅有高岡，命之曰見山岡。（岡）上有琴台，琴台之西隅有詠齋，此予嘗拊琴賦詩於此，所以名云。見山岡下有池，水人於坤（維），跨流為門，水由門縈紆曲引至於岡側東為溪，薄於巽隅。池中有亭曰墨池，余嘗集百氏妙跡於此而展玩也。池岸有亭曰筆溪，其清可以濯筆。溪傍有釣渚，其靜可以垂綸也。釣渚與邃經堂相直焉。有三橋：度溪而南出者，謂之招隱；絕池至於墨池亭者，謂之幽興；循岡北走，度水至於西圃者，謂之西碉。西圃有草堂，草堂之後有華嚴庵。草堂西南有土而高者，謂之西丘。其木則松檜、梧柏、黃楊、冬青、椅桐、樫柳之類。柯葉相蟠，與風飄揚。高或參雲，大或合抱。或直如繩，或曲如接，或蔓如附，或偃如傲，或參如鼎足，或並如釵股，或圓如蓋，或深如幄，或如蜕虬臥，或如驚蛇走。名不可以盡記，狀不可以彈書也。雖雪霜之所摧壓，飆霆之所擊撼，槎牙摧折，而氣象未衰。其花卉則春繁秋孤，冬曄夏倩，珍藤幽藾，高下相映。蘭菊猗猗，蒹葭蒼蒼。碧蘚覆岸，慈筠列砌。藥綠所收，雅記所名，得之不為不多。桑柘可蠶，麻紵可緝。時果分蹊，嘉蔬滿畦。標梅沈李，剝瓜斷壺。以娛賓友，以約親屬，此其昕有也。予於此圃，朝則誦犧文之《易》，孔氏之《春秋》，索《詩》、《書》之精微，明《禮》、《樂》之度數。夕則泛覽群史，曆觀百氏。考古人是非，正前史得失。當其暇也，曳杖逍遙，陟高臨深。飛翰不驚，皓鶴前引。揭厲於淺流，躊躇於平皋。種木灌園，寒耕暑耘。雖三事之位，萬鍾之祿，不足以易吾樂也。然余觀群動，無一物非空者，安用拘於此以自贅耶？異日，子春之疾瘳，尚平之累遣。將扁舟桴〔湖〕海，浮遊山嶽，莫知其所終極。雖然此圃者，吾先光祿之所遺，吾致力於此者久矣。豈能忘情哉！凡吾眾弟，若子若孫，尚〔世〕克守之。毋頹爾居，毋伐爾林。學於斯，食於斯，是亦足以為樂矣，予豈能獨樂哉。昔戴顒寓居，魯望歸隱，遺跡迄今猶存。千載之後，吳人猶當指此相告曰：此朱氏之故園也。元豐三年十二月朔，吳郡朱伯原記。】

紅梅閣，在小市橋。天聖中，殿中丞吳感所居。吳有姬曰紅梅，因以名閣。又作《折紅梅》詞，傳於一時。蔣堂亦有《吳殿丞新葺兩圃》詩，有“深鑠煙光在樓閣，旋移春色入門牆”之句。吳死，閣為林少卿家所得。

三瑞堂，在閶門之西楓橋。孝子姚淳所居，家世業儒，以孝稱。蘇文忠公往來，必訪之。嚐為賦《三瑞堂》詩。姚氏致香為獻，公不受，以書抵虎丘通長老雲。姚君篤善好事，其意極可嘉。然不須以物見遺，惠香八十罐，卻托還之。已領其厚意，實為他相識所惠，皆不留故也。【蘇軾詩：君不見，董召南，隱居行義孝且慈。天公亦恐無人知，故令雞狗相哺兒，又令韓老焉作詩。爾來三百年，名與淮水東南馳。此人世，不乏此事亦時有。楓橋三瑞皆目見，天意宛在虞鰥後。惟有此詩非昔人，君更往求無價手。】

五柳堂，胡稷言所居。在臨頓裏，陸龜蒙之舊址也。

如村，胡嶧所居。峰父稷言作五柳堂，至嶧又取老杜“宅舍如荒村”之句，名其居曰如村。

范家園，在雍熙寺後，范周無外所居。

逸野堂，在昆山，老儒王僖所居。僖累試不利，以讀書自娛，教其侄孫葆為名儒。至今此堂為邑人所稱。

醉眠亭，在松江，李無晦所居。李本湖人，徙居松江。高尚不仕，以詩酒自娛。治園亭，號醉眠。

漫莊，在毗村，處士顧禧所居。禧棄官高隱，讀書以老，鄉人貴重之。後其居有名。【章憲：何許明人眼，松間見古堂。泉聲到棐几，山影覆繩牀，愛酒陶元亮，聽蛙孔德璋，紛紛戰蠻觸，丘壑信難忘。】

蝸廬，在城北，中書舍人程俱致道所居。俱政和間自監舒州茶場，上書論時政，不合，來家於吳。葺小屋，號蝸廬。中有常寂光室、勝義齋，嚐賦《遷居蝸廬》詩。及蝸廬後隙地，種植竹、菊、鳳仙、雞冠、紅莧、芭蕉、水〔冬〕青等七詠。【《遷居蝸廬》：有舍僅容膝，有門不容車。寰中孰非寄，是豈真吾廬？不作大耳兒，閉關種園蔬。茅簷接環堵，無地可灌鋤。不作下掃翁，一室謝掃除。平生四海誌，投老狐蹄枯。願從素心

人，不減南村居。蕭然冰炭外，傲睨萬物初。坐視蠻觸戰，兼忘糟粕書。聊呼赤松子，伴我龜腸虛。　又《葺蝸廬吳下》：四海無廬著此翁，故營松竹盡囊空。明知計出柏馬下，正擬身全木雁中。東郭易成生草舍，南村先怯卷茅風。向來豪氣今如此，敢與元龍較長雄。】

復軒，在吳縣之黃村。處士章憲自作記，謂葺先人之廬，治東廉之軒，以貯經史百氏之書，名之曰復，以警其學。其後圃，又有清曠堂，詠歸、清悶、遐觀三亭，以慕古尚賢，各有詩。【《復軒記》，其歌云：洞視兮八荒，了無物兮往無旁。往古來今兮無際，起復代謝兮不失吾常。復乎，復乎，吾所寓兮廣莫之野，而無何有之鄉。　《清曠堂》：吾慕仲公理，卜居樂清曠。茲焉愜吾願，名堂以自況。我無適俗韻，且乏食肉相。何許寄吾生，棲遲翳窮巷。境幽有經行，心遠無得喪。從容大化中，信是羲皇上。　《詠歸亭》：吾慕曾夫子，舍瑟言所誌。所誌則非邦，獨契聖者意。暮春春服成，從我才一二。風乎林岫間，所樂有餘味。邈矣千載上，神交得冥契。當知結駟非，不易窮閭是。《清閟（亭）》：吾慕韓昌黎，文章妙百世。體物語尤工，賦竹誇清。唯我獨好之，則亦有深意。虛中可受道，貫時無險易。復若魏文貞，直節而嫵媚。伊餘清閟中，賞玩有遺味。　《遐觀亭》：吾慕陶靖節，處約而平寬。涉園自成趣，矯首復遐觀。我亦散遊目，俯仰天地間。雲煙自舒卷，湖嶺相回環。永與形役謝，豈且有俗慮幹。想像斜川遊，千載乃相關。】

臞庵，在松江之濱。邑人王份有超俗趣，營此以居。圍江湖以人圃，故多柳塘花嶼。景物秀野，名聞四方。一時名勝喜遊之，皆為題詩圃中。有與閑、乎遠、種德、及山堂四堂。煙雨觀、橫秋閣、淩風台、鬱峨城、釣雪灘、琉璃沼、曜翁澗、竹廳、龜巢、雲關、緇林、楓林等處，而浮天閣為第一，總謂之臞庵。份字文孺，以特恩補官。嚐為大冶令，歸休老焉。題詩甚多，不可悉錄。錄其尤著於此，俾其家世保焉。【徐作開庵：藜莧幽入室，丘園隱者居。一原青障合，萬木綠陰疏。手把歸田賦，腰懸種樹書。桑麻連畛秀，網罟人溪漁。　蒙與義：一島風煙水四圍，軒亭窈窕更幽奇。眼中泉石論溪買，行處壺觴逐境移，倦馬虺隤前日路，寒松偃蹇舊年枝。自嗟老去殊癡絕，一月春愁廢作詩。呂本中：伊洛富山水，家有五畝園。花竹繞涅澗，不讓桃花源。清時足真賞，戶〔啟〕門開層軒。一朝胡塵暗，故家希復存。莽蒼走萬里，始及吳市門。庵廬據形勝，冰壺貯乾坤。亭榭著仍穩，不見斧鑿痕。主人更超邁，雲夢八九吞。植杖邀我坐，笑語清而溫。坐令車馬客，稍識山林尊。十年老朝市，漸見兩目昏。求田與問舍，姑置不復論。但願從我公，不使世諦渾。　蘇庠：王郎臞庵摩詰詩，煙花繞舍江繞籬。石渠東觀了無夢，筆床茶竈行相期。古人已往不可作，甫裏顧有今天隨。東鄰蟹〔西〕舍肯著我，請辦蓑

笠懸牛衣。　《浮天閣》：臞庵主人天與閑，回欄飛閣臨滄灣。晴波渺渺雁行落，坐見萬頃穿雲還。百年有底付鳥翼，未暇著腳鴛鸞閑。徑須呼酒澆硯磊，莫遣暝色霾煙鬟。　玉蟾飛入水晶宮，萬頃琉璃碎晚風。詩就雲歸不知處，斷山零落有無中。　秋落空江動碧虛，黃〔荻〕蘆洲渚雁飛初。我來欲訪鴟夷子，為掛西風十幅蒲。　《平遠堂》：柳外西風六幅蒲，野塘睡鴨對春鋤。如何喚得王摩詰，畫作江南咽雨圖。　寒蘆淅浙催秋晚，浦雨溟溟憶去年。它日未埋黃上陌，為君重賦補亡篇。　《草堂》：笛臥松江明月，蓑披笠澤歸雲。若道青霄快活，王侯何事如君。　王銍：全家高隱白雲關，事不縈懷夢亦閑。乃交撐漁市散，隔江城郭是人間。　向子諲：仙翁五十鬢猶青，高臥柴門晝亦扃。茅舍已忘鍾鼎夢，蒲輪休過薜蘿亭。陰森門巷先生柳，寂寞江天處士星。晚歲田家農事了，閑抄甯戚《相牛經》。　沈與求：地控三州界，池開十丈蓮。桑麻無杜曲，松菊有斜川。別浦歸帆遠，他山晚照妍。江湖春水闊，幽興白鷗前。　程子山：待月凝雲關，垂竿雪釣灘。虛窗搖冷翠，傑閣聳高寒。籠養千齡鶴，爐燒九轉丹。不須論許事，心目自清安。　壁上煙蘿子，窗前鴻素書。短籬開窈窕，嫩竹轉扶疏。世事霜前葉，聲名澗底樗。柴桑陶靖節，日暮荷歸鋤。　何偁：多羨王居士，心閑事事幽。山從天未見，江近枕逞流。春圃千葩秀，霜林百果收。更能窮物理，濠上看魚遊。　地占松江勝，為園不種瓜。幽深清磬響，高下石欄斜。花密蜂隨蝶，林深雀啅蛇。勝如摩詰畫，不是季鷹家。　柳外長虹臥，江邊小市圓。水搖千嶂影，窗納五湖天。隔岸誰家圃？開帆何處船？非關台榭好，此地最堪憐。　霜落川原淡，風高木葉丹。雲垂千頃白，月墮一江寒。禮佛因成塔，焚香旋築壇。竹聲過小院，雜佩響珊珊。　沙暖鴛鴦困，江寒翡翠愁。紅蓮秋的曆，短棹晚夷猶。處世長無累，端居百不憂。時時明月下，橫笛倒騎牛。　僧道舉：竹裏蓬茅掩棘扉，主人詩瘦帶寬圍。種成苜蓿先生飯，製就芙蓉隱者衣。柳絮春江魚婢至，荻花秋渚雁奴歸。小溪短艇能容我，先向溪隈築釣磯。　溪南溪北繞清漪，舍後舍前圍短籬。九九算來成底夢，休休歸去復何疑。添丁見客走賒酒，阿買能書供賦詩。丘壑政非公子事，綺紈當預少年知。　李彌正《和祝鎰韻》：勞車發危阪，倦艘失飛湍。滔滔褷襹子，疾走殊未闌。鶴仙擺〔罷〕名宦，結廬松江干。笑拍萍風浮，瞬視草露溥。圖川不愧輞，序穀寧無盤。門豈俗駕拒，室無哀箏彈。按行松菊間，淡然有餘歡。蓮巢眾香聚，浮天百憂寬。秋光斂洲渚，暮翠籠峰巒。我來挾良朋，道故盟未寒。練〔緬〕顏仰孤標，耐久同蒼官。終當役薪水，刀圭卻衰殘。　陳棣：季鷹雅誌本江湖，胡為人洛誠計疏。一杯蓴羹入歸夢，歲晚僅飽松江鱸。何如王郎十畝宅，一生江頭枕江碧。西風落日弄煙波，卻笑陶朱計然策。我來訪君春已深，江花江柳翻綠陰。相攜三徑拾瑤草，為問客來何苦心。固知此事君計得，我被微官苦相逼。勸君謹勿語彈冠，便恐紛紛北山檄。　沈□：清江繞檻白鷗飛，坐看潮痕上釣磯。松菊未荒元亮徑，芰荷先製屈平衣。窗前楓葉曉初落，亭下鱸魚秋正肥。安得從君理蓑笠，棹歌相趁人煙霏。】

樂庵，在昆山縣東六裏圓明村，侍御史李衡彥平歸老所居。衡本江都人，避地居昆山。誌氣卓犖不群，學問通性理。登第後，治縣有聲。召對，累遷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，出典大藩。俄引年而歸，作此庵，以經史圖畫自娛。歲餘落致仕，以侍御史同知貢舉，復告老。年幾八十，起居不衰。時過諸　騰邑中，已復還庵。清修絕俗，給事惟一蒼頭。俄，旬餘不食。謝去醫藥。手書敷十紙，遍別親舊，敕其子不得隨俗作佛事。書訖，掩戶蕭然而化。其家刻其遺書，總一大軸，士大夫宗敬之。

范文正公義宅，在雍熙寺後。

錢公輔撰《范文正公義田記》：范文正公，蘇人也。平生好施與，擇其親而貧、疏而賢者，咸施之。方貴顯時，於其裏中，買負郭常稔之田千畝。號曰義田，以養濟群族。族之人，日有食，歲有衣，嫁娶凶葬皆有贍。擇族之長而賢者一人，主其計，而時其出納焉。日食人米一升，歲衣人一縑。嫁女者錢五十千，娶婦者二十千。再嫁者三十千，再娶者十五千。葬者以再嫁之數，葬幼者十千。族之聚者九十口，歲人粳稻八百斛。以其所入，給其所聚，沛然有餘而無窮。仕而家居俟代者預焉，仕而之官者罷其給，此其大較也。初，公之未貴顯也，嘗有誌於是矣，而力未之逮者二十年。既而為西帥，以至於參大政，於是始有祿賜之人，而終其誌。公既歿，後世子孫，至今修其業，承其誌，如公存也。公雖位充祿重，而貧終。其身歿之日，身無以為斂，子無以為喪。唯以施貧活族之仁，遺其子而已。昔晏平仲弊車羸馬以朝，陳桓子觴之曰：“君位之上卿，祿之百萬。而弊車羸馬，是隱居之賜也。”晏子曰：“自臣之貴，父之族無不乘車者，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，妻之族無凍餒者。齊國之土，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家。如此，為隱君之賜乎，彰君之賜乎？”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廣。子嘗愛晏廣好仁，齊侯知賢，而桓子服義也。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，而言有次序也。先父族，次母族，次妻族，而後及其疏遠之賢。孟子曰：“親親而仁民，仁民而愛物。”晏尹為近之。今觀文正公之義，其與晏子比肩矣。然晏廟主仁，止於生前。而公之義，垂於身後。其規模遠舉，又疑其過之。嗟乎！世之人都〔居〕三公位，享萬鍾祿。共邸第之雄，與馬之盛，聲色之侈，妻孥之富，止乎一己。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而入者豈少戰，況於施賢乎！其下為卿、為大夫、為士，而廩稍之充，奉養之厚，足乎一己。而族主人操瓢為溝中瘠者，又豈少哉，況於賙人乎！是皆文正公之罪人也。公之忠義滿朝廷，事業滿遙陲，功名滿天下。後必有良史書之者，予可無書也。獨書其義田以別於世云。　《義宅記》：吳門范氏，白唐柱國麗水府君居廠靈芝坊，今在雍熙佛寺之後。五世孫文正公，少長北地，皂祐中守杭，始至故鄉。訪求宗族，買田千畝，作義莊以贍之。宅有二松，名堂以“歲寒”，閣曰“

松風”，囚廣其居以為義宅。聚族其小，義莊之收亦在焉。中更兵毀，族黨星散，故基榛蕪。編民豪據，為軍填，為場圃。僦直無幾，甚失初意。粟無所儲，寓於天平山墳寺，倍有往來給散之勞。尋復圮廢，改置城中，及寄他舍，病此久矣。自公長於監簿而下，義五世而至良器。一門，謂二弟曰：先君奉議念此有年，齊誌而歿。吾儕當有以振起之。”慨然自任，思圖其新。於是曆告居民，盡除僦直，約期而遣之。不服者訴於郡、於監司，以致上達台省、提刑。臨川何公異，太守四明鄭公若容，咸義此舉，力為主張。由是悉得故地，周一千四百八十丈。首捐私帑，繚以垣牆。創建一堂，仍扁“歲寒”，以詞文正。結屋十楹，以處貧族。就立新倉，寢復舊觀。庀役於慶元二年之季夏，中秋告成。不愆子素，觀者無不歎息。親掌出納一年，以為後式。選族子之廉謹者二人繼之。詳具要束，以補舊規，揭於堂上。田籍之傳遠者，俱刻之石，以為永久之計。介弟之柔，續世科於百二十有四載之後。尤勇於義，既力讚其兄謀之，屬鑰為記始末〔末〕。鑰不佞，先祖少師收恤宗族，有意於此，而歲不與。伯父楊州始為之，雖不及文正公之盛。而寒宗之貧者賴以自給，亦四十餘年於茲。先工部欲附益之，清貧終身，猶未果也。見范氏家法，為之愧歎。是舉也，衍文正公累世之遺澤，伸無奉議九原之餘恨。又以綿范氏無窮之休，豈且不偉哉！嗚呼，文正公奮身孤藐，未嘗賴宗人毫髮之力。既達，則闔族受解衣推食之恩。天祐范氏。三子鼎貴，皆以宏才高誼，上繼父風。後人得維持憑藉，以保其家。良器一布衣，而決意興起。不惟義宅載新，義莊亦復整飭。剔蠹省費，又為數世之利。用心如此，後其興乎。嗚呼！文正初立規矩，止具給予之目，僅設預先支請之禁。不數年，忠宣公已慮其廢壞，故治平奏請聖旨違犯義莊規矩之人，許令官司受理。又與右丞侍郎，自熙寧以至政和，隨事立規，關防益密。今之規約，又加密矣。一門同姓，為此義事，其難如此。況天下之大，思所以為億萬世之計者，又可忽乎。嗚呼！衣冠之族，不免饑寒者甚眾，頤如范氏之宗派而不可得。今坐享飽暖者幾人？若人人如良器用心，更相扶持，以永其傳，則善矣。若曰，是我所當得者，而不思所自來，甚者反為蠹於其間。則文正諸公實臨之，其聞於有司。曰公元者，蓋今之族長云。三年立秋，顯謨閣直學士、太中大夫、提舉江州、太平興國宮奉化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樓鑰記並書。